

※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并治^{第七 137}

麥門冬湯方：麥門冬^{七升}半夏^{一升}人參^{三兩}甘草^{二兩}粳米^三

合大棗^{十二枚}。

上六味，以水一斗二升，煮取六升，溫服一升，日三、夜一服。

〔集註〕：

周揚俊曰：喻昌云：此胃中津液枯燥，虛火上炎之證，麥門冬湯乃治本之良法也。夫用降火之藥，而火反升，用寒涼之藥，而熱轉熾者，不惟無益，而反害之。

凡病有胃氣則生，無胃氣即死。胃氣者，肺之母氣也。

本草有知母之名者，謂肺藉其清涼，知清涼為肺之母也。有貝母之名者，謂肺藉其豁痰實，豁痰為肺之母也。

然屢施於火逆上氣，咽喉不利之證，而屢不應，名不稱矣。孰知仲景有此妙法，於麥冬、人參、甘草、粳米大補中氣，大生津液隊中，增入半夏之辛溫一味，其利咽下氣，非半夏之功，實善用半夏之功，擅古今未有之奇矣。

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并治^{第七 138}

欬逆上氣，時時唾濁，但坐不得眠，皂莢圓主之。

〔註〕：

欬逆上氣，喉中有水雞聲者，是寒飲衝肺，射干麻黃湯證也。欬逆上氣，咽喉不利者，是火氣衝肺，麥門冬湯證也。今欬逆上氣，惟時時唾濁，痰涎多也。但坐不得臥，氣逆甚也。此痰氣為病，非寒飲亦非火氣。主之以皂莢丸者，宣導其痰，通達其氣也。佐棗膏之甘，以藥性慄悍，緩其勢也。

〔集註〕：

程林曰：濁唾壅塞於肺，則不得臥，故時時唾濁也。皂莢味辛鹹，辛能散，鹹能軟，宣壅導滯，利竅消風，莫過於此，故欬逆上氣，時時唾濁，坐不得臥者宜之。然藥性慄悍，佐棗膏之甘，以緩其藥勢。

魏荔彤曰：欬逆上氣，時時吐濁，但坐不得眠，則較重於喉中水雞

聲者矣。聲滯者，挾外感之因；唾濁則內傷之故；但坐不得臥，而肺癰之證將成矣。是上焦有熱，痰血包裹，結聚成患，不可不急為宣通其結聚，而後可津液徐生，枯乾獲潤也。皂莢丸主之，皂莢驅風理痺，正為其有除瘀滌垢之能也。欬逆上氣，時時唾濁，胸膈惡臭之痰血已結，可不急為滌蕩，使之湔洗不留乎？如今用皂莢澡浴，以除垢膩，即此理也。用丸俾徐徐潤化，自上而下，而上部方清。若用湯直瀉無餘，不能治上部之膠凝矣。古人立法誠善哉，此為預治肺癰將成者主治也。

※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并治_{第七 139}

皂莢丸方：皂莢_{八兩，刮去皮用，酥炙。}

上一味，末之，蜜丸梧子大，以棗膏和湯，服三丸，日三、夜一服。

※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并治_{第七 140}

上氣，面浮腫，肩息，其脈浮大不治，又加利尤甚。

〔註〕：

上氣，謂欬逆上氣也。面浮腫，謂面目浮腫也。肩息，謂喘也。其脈浮大不治，又加利尤甚，謂脈證兩虛，已屬不治，又加利，則上喘下利，陰陽兩脫，脈證相反，故曰尤甚也。

〔集註〕：

徐彬曰：此言肺癰之證，元氣憊者，為難治也。謂肺癰由風則風性上行，必先上氣，若兼面浮腫、肩息，氣升不降也。又脈浮大，元氣不能復斂，則補既不可，汗又不可，況內外皆逆氣，非風之比，可盡汗泄乎？故云不治。加利則陽從上脫，陰從下脫，故曰尤甚。

尤怡曰：上氣，面浮腫，肩息，氣但升而不降矣。脈復浮大，則陽有上越之機。脈偏盛者，偏絕也。又加下利，是陰復從下脫矣。陰陽離決，故當不治。肩息息，搖肩也。